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冊目錄

諸繼明析理編八卷〔明〕諸萬里撰

四書廣註三十六卷〔清〕張謙宜輯

一

一四五

〔明〕諸萬里撰

諸繼明析理編八卷

明萬曆刻本

析理編序

夫道與理一也然而有辨焉道者理之渾淪理者道之細密造化人物所從出曰道造化人物所各足曰理道能該理理未必能盡道故善學者含道真以貫理奧則易窮理奧以會道真則難古昔聖人含真守素獨契道妙命至而性自盡性盡而理自窮何者命外無性性外無理譬之破竹然解其根而百節理矣何其簡而易哉後之儒者不然子貢聖門高弟最稱穎悟猶曰性道不可聞則其所致力者不過細微纖息之理耳高弟如此况其他乎漢唐而下代不乏人然而

析理編

序

卷

一

析理編

序

卷

二

止索章句不究本源夫臯夔稷契以前有何書史老子亦謂仁義禮樂爲已陳芻狗彼書史者又不啻芻狗之芻狗也與道何與而欲斤斤於章句乎至宋儒而支離益甚學術益卑知絲之絲而不知其統於繭知毛之毛而不知其會於牛卽終日矻矻不過一吟哦咕嗶之腐而已語云漢人窮經而經絕經已絕矣復何道之有余少習舉子業心竊疑之至晚而有所悟因嘆曰道何物也是理之源也從源以遡流是數往者順沿流以窮源是知來者逆順逆之間難易所由分也况沿其流而竟忘其源也哉於是

借學庸語孟之言窮切近精實之理
雖學庸語孟亦芻狗也然知其爲芻
狗又知其非芻狗則理由此窮性由
此盡庶可以至天之命而象帝之先
乎若夫舉業制義則

國朝之令甲羣髦之講解具在余何
敢僭及一二焉

序

序

三

萬曆甲寅歲孟秋吉旦賁園居士後
學諸萬里序

諸繼明析理編卷之一

大學總論

山陰諸萬里伯達父賁

大學是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入學的法程故開口
便說明新止善而終之以平夫天下卽章布之士亦
欲其窮經致用以共成齊治均平之化者也乃其
道維何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夫明德中原有
好惡而民之同於我者亦止此好惡故所謂明明
德在格致誠正脩而格以格此好惡也傳所謂有
情無情也有情者當好無情者當惡也誠以誠此
好惡也傳所謂好好色惡惡臭也正以正此好惡
也傳所謂毋念憶好樂而有所也修以修此好惡
也傳所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也是公好惡之外
無明明德也新民在齊治均平而治以治此好惡
也傳所謂毋所令及所好也平以平此好惡也傳
所謂好民好惡民惡也是公好惡之外無新民也
蓋天下所以不平者好惡不公人心不平也旣以
我之心度人之心而我不加厚又以人之心較我

之心而人不加薄則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無不方則無不平矣豈有人心平而天下不平乎至於天下平而新民之事完矣民新而明德之事完矣明新完而至善止矣此之謂大人之學此之謂大學之道也

大學之道章

大學雖有三綱領然舉其要只在明明德故看時須有分曉如云一在明明德然非離民以爲明也又在新民以盡明德之事也亦非冒昧以妄止也

新理編

卷之一

三

又在止至善以盡明新之事以完明德之分量也蓋孔子時佛氏浸淫於中國彼非不知明明德然一意苦空而無心民物非吾所謂明也故特出一民字以破其苦空亦非不知所止也然專心寂滅而止非其地非吾所謂止也故出一善字以破其妄止蓋異學不息則正學不明欲闢異學以明正學不得不如此立言也傳者識得此意故傳文俱以好惡明之意以明德中原有好惡明明德者公好惡於己新民者公好惡於人非如佛氏之慈悲

而戒殺專於好而無惡也假使人君皆慈悲而戒殺也天下何由治哉總是闢異端以明正學意○明德稱虛靈不昧乃吾心也明明德者完此虛靈不昧乃公心之好惡也我有此心人各有此心則我公好惡使人亦能公好惡新民也公好惡有箇大同而不異處謂之至善能止至善則以心合心而我與天下俱平矣俱平則齊治均平之化在天下而其本在吾心是天下皆我所運量天下處其小而我處其大豈不謂大人有明新止至工夫豈不是學有明新止至次序豈不是道故曰大學之道只此一節而帝王事業皆在其中矣○明明德雖有格致誠正然而格致誠正求以公此好惡也新民雖有興孝興弟興慈然而孝弟慈正以公此好惡也何也性情中只有喜怒哀樂故明德中只有好惡致中和而位育臻公好惡而均平致非二也○大學之道雖有三件然新民是明德中事止至善是明新中事但既謂之道則有當然而不可易者不得不一一臚列之故曰在言其一定而不

新理編

卷之一

三

移也及至學到功到則至善卽是明明新新民卽是明德一以貫之而不見有三矣○在親民本是親字豈有首節而遽有差耶蓋民不能新是自疎其民新之正以親之也此言親民以見民與我同一體下言明明德於天下以見我與民同一心是聖人用句之妙處○此知止未必十分透徹若十分透徹便是有定了如孔子志學一般知有這個準的在定則立矣靜安則不惑矣慮得則知命矣知命所以不踰矩這矩正是絜矩之矩修身者絜之於身平天下者絜之於天下也可見定靜安慮得一有次序故句句皆有后字若說一貫是最後妙境然何孔子而亦有序耶○定靜安慮得舊謂相因之妙無甚次序不知知止與得止原不相遠非得何以爲知但知止而卽得者恐是一事豈能舉八條目而悉得之亦只是一時豈能舉八條目而終得之若要終身一齊俱得恐未必無次序也不然則入大學者亦易易矣○生知安行聖人一了百了無知止亦無得止學知利行聖人循序

漸進先知止然後得止此曰大學分明已着學矣既着學豈無箇次序○定靜安慮俱在行時上見若非行時却於何處見得耶且人心非着明德卽着新民原無有苦空寂滅時節况定靜安也只是形容光景與慮相隔不遠豈抱一段寂滅苦空在耶纔苦空便是禪學矣○明德雖無形象然既具於我我亦物也本者末之根末則其秒也後節本末正應此本末知所先後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下節先後正應此先後此近道正應大學之道不曰得而曰近者亦以道本難盡非一蹴可到也豈知止而便能得耶○大學之道直管到平天下而其機只在公好惡公好惡又起於格致誠正可見德不明不足以新民民不新不足以完明明德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此○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欲明明德者可見平天下只是公好惡天下平只是好惡公而新民者又只是明明德中事也此用句之妙○格物格萬物之理也萬物雖多總不外一理以吾心本然之知格萬物各具之理

隨感自能理會况觸類可以相通日積月累便到豁然貫通田地亦不消費幾時力也乃有謂終身格不盡者矣有謂格吾心之物者又繆矣且事親從兄皆吾心之事非物也○物格而后知致者蓋知具於我理具於物彼此印証兩相融會非緣物以爲知也若事親從兄是我良知吾率此知以行之而已何消印証又何消格且孩提之童何以而用力於格耶若格則孝弟乃外來之知非本然矣○朱子補格物章亦是不差但曰卽凡曰無不咸

格理編

卷之一

七

說得成然所以起終身不盡之疑也不知一時雖格不盡然物到面前有此已知便能逐物理會亦不害爲盡格也○庶人皆以修身爲本况上而大夫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乎兼責庶人所以重責天子也要得此意○本末二字頂物有本末來旣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矣又添出家爲當厚何也蓋下二句乃上二句之由大意謂身所當厚也旣不能修而薄矣又何能齊治均平而厚其所薄乎此所以本亂而未亂也若云所厚謂家則國與天

下果可薄乎且本外又尋箇本理亦不通○大學之道不外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然必知止而後得止故其間各有先後焉能知之者可與近大學之道矣這已盡得一部大學了後三節不過引古人知先後者以証之末一節又舉不知先後者以決之無他意也可見大學只是明明德明明德者虞廷之執中也故曰古大學教人之法也克明德章

聖帝明王

卷之一

七

未有不自明已德者傳者獨引此三句亦以本文有箇明字便學者領畧耳其曰自明見非明明德於天下也自字不必深重古人多生知安行只各明已德何必刻苦用功若自証自修等語哉且古人明德便欲新民却不拘拘爾我也○三綱領皆引帝典王謨間以已意結之若曰此明新止至從古以來之學問非自今日始也不然豈不能自出一段議論而顧雜引以釋之也耶

湯之盤銘曰

盤銘專釋新民與自新無涉傳者取三新字亦上

章三個明字之法蓋斷章取義也日新作新維新各取一新字並無深淺所謂用極正如勞米匡直輔翼振德一般真無所不用也若曰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是通三綱領而釋之非釋新民矣○湯盤雖說自明已德然本文有三個新字傳者又引以什新民其爲新民也無疑不必拘作銘本意也如憂心悄悄本言衛之仁人而引以爲孔子之事不殄慝本言太王事見夷而引以爲文王之事古人何嘗拘此不然什新民而又言自新何其重

析理篇

卷之一

八

見而疊出耶○振起其自新之民正如所謂日新又新也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民新則命自新不必又深一層蓋命何處見從民心上見民心即天命也三節原無淺深分淺深者分天人也獨不曰天視自我民視哉○新民之事無極日無不用者言舉其事而用之然欲造其極而終不能請其極也蓋有此無不用之心方能造所可用之極所謂用極亦只是止至善而已

邦畿千里章

首言止而必曰皇畿者以皇畿爲民所易曉也亦誰能出不由戶之意次言知止而必曰黃鳥者以鳥最無知也亦人爲萬物之靈之意此皆提醒之妙因明而通其蔽也○繼續光明胸中無有障礙便能知得至善敬則主一無適事物不能搖惑便靜定安慮而得止矣下文五者乃其得止之實皆是明明德事而新民在其中如君而止仁爲臣者自然我敬臣而止敬爲君者自然我仁推之父子國人莫不皆然便是明德新民各止其極矣所以

析理篇

卷之一

九

爲萬世之法程興○學問定兼知行此與自修對舉則專指知矣有此學問自修以養成此心境自然敬謹而不放肆無間斷而無矜持也學問自修已知得至善所在恂慄威儀則定靜安慮而得所止矣故傳者點出箇至善字以見其能得也衛武公未便是聖人但其用功之密與表裏之盛亦與聖人一般如云民不能忘則已自新而新民矣自新新民雖分作兩條解釋然自新必新民新民方是自新又截然分開不得故什自新曰民不能忘

什新民曰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其指先王可見自新之極矣○賢賢親親新君子之民也樂樂利利新小人之民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至於沒世不忘可謂新民之得止矣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必至者恐其不及也不遷者恐其大過也易曰艮止是至善之義曰時止是定靜安田地曰時行是慮得田地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德明而民亦新矣可見一艮足以盡大學

聽訟猶人章

折衷編

卷之一

十

人情物理總之是一箇是非既知人情之是非便知物理之是非矣情理既無不知豈不是格物豈不是致知雖是非之賞格者多而以治天下者言則聽訟爲致知之本矣此非物有本末之本朱子以爲什本末者非也若什本末又何以不什終始耶○致知是誠意根基若不致知而知善惡之極何由誠意而得好惡之公但知善惡於已訟者其知淺明明德於已而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者其知深蓋明德卽是知明明德卽是致知致知而足以

服民之心訟不待聽而自無矣故曰本謂聽訟者格物之本而聽於未訟者尤聽訟之本也至此則好善惡惡無不得當而意由此可誠矣○不得盡其辭非既訟而不盡也明德既明自然畏服而不敢逞其無情之辭也無情雖非自新之民然不得盡其辭則亦自新矣○畏服心志非畏其刑罰也畏已德之不修而無以副上人之望也然則方修德之不暇而服訟乎哉是無訟者民所以使之者也我我不知其所以使而民亦不知其所以畏也

折衷編

卷之一

十

○明德新民本有先後故明德既明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民之情僞既審又能以致吾之知而誠吾之意則新民又未始無資於明德此本末互發之理明中有新新中有明亦如陰陽互根之妙相續而不絕也○八條目俱脫不得好惡豈有致知而獨脫得好惡乎故聽訟章斷以爲釋格致也若非格致則誠意處便當好惡使不先知善惡亦何以而實用其力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詞便是無言靡爭光景其究至於不賞不怒賞怒者

好惡也然則聽訟豈盡不得格物○古者聽訟委其權於士師總其成於天子故曰廷尉天下之平所以使之平者天子也非必坐嘉肺之間而躬兩造之具也如虞芮質成凡上書訟寃之類非天子其誰聽之須要把眼界放得濶大則聽訟之爲格物明矣

所謂誠意章

誠與欺相反誠則不欺欺則不誠故一句毋自欺便完得誠意矣好善二句是無自欺之條件自慊

新聖編

卷之一

十三

又申好惡二句慊與誠相因慊則不欺而誠矣此皆獨知工夫非自欺自慊之外又有獨知也只是提出一獨字令人可下手耳二三節言小人不能慎獨之害因引言以証之末節言君子慎獨之效因總結之以見意之不可不誠也誠意在毋自欺毋自欺在慎獨失則見肺肝得則濶心體一念之間而內外相爲符會意之所關顧不大與○這個好惡便要見諸行事其究至於禮樂征伐故曰好惡本於誠意好好色如見必舉舉必先是也惡惡

臭如見必退退必遠是也先而遠纔是自慊纔不自欺非謂今日好惡直待幾時而後見諸行事也此只就念慮上見行事又於行事上見念慮十分分先後不得故曰人鬼閑謂其爲邪正之岐而理亂之介也朱子謂初學尤爲當務者非矣人君何嘗有初學○好惡之意起於好惡已之善惡而終於好惡人之善惡此章好惡在已者居多在人者居半然要通出治道則好惡人之善惡者多矣然而好惡人之善惡是卽好惡已之善惡故下數章

新聖編

卷之一

十三

俱着他人之善惡上說○自欺自慊便是獨但獨尤爲隱微乃自中之自自中要尋吃緊處則在獨上做工夫耳獨則事皆憑我而人益不得與矣小人閒居至見君子才認作人誠中必至形外才認作人故又教於人已之間尋箇獨以致吃緊之意也十目節單頂小人嚴則益當慎而不當忽矣○人君御世只有好惡好惡在禮樂征伐上見既誠意時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畧不虛假則必不有所好樂念憶而身修必不之親愛賤惡而辟而家

齊必不所令反所好而國治必不好人惡惡人好而天下平故曰王道本於誠意正謂此也蓋好惡與齊治均平是一時事好惡而出於誠則禮樂征伐稟於道齊治均平卽此而致非有先後次第也但其立言之序不得不逐篇發揮之耳大學本帝王學問故釋明新止善便引堯謨舜典康誥湯盤釋致知便引聽訟非區區爲窮經者發也○如好色則凡理之所當好與夫民情所共好者真好之無餘力矣如惡惡臭則凡理之所當惡與夫民情所共惡者真惡之無餘力矣然而民情所共好必理所當好民情所共惡必理所當惡初非有二也但就此章言必通出治道上方與帝王之學相切故寧以民情該物理毋寧以物理遺民情也

所謂修身章

情出於心心宰乎身情順無情則心得其正而身修矣若一有所則情注於其所心亦逐於其所方寸已爲所移而七情不在本然之中焉得正不正則胸中祇有一所而心體已不在矣有所者未來

而意必已過而固我方發而不中節皆謂之有所若順而無情則雖有而不見其有矣所者方所便是局於一隅多凝滯而不渾化矣○人心管攝百體既逐於物而不守其舍則耳目口體隨心飄蕩而莫知其鄉安能從令而效職哉故視不見聽不聞况能知非禮而禁絕食不知味况能恥嗛蹴而辨道義此身只是箇血肉之軀而已安望其能修故直結曰修身在正心也○誠意則真好善而惡不善矣此時雖在好惡着力但好惡而過其節便是不正既不正則有忿懣便只有忿懣在心而一切正當道理俱不在面前便如不見不聞不知味矣蓋欲動則情勝情勝則欲益動而本體真知都爲欲所障蔽○方蛟峯謂中虛而有主者乃正心藥方非也中虛自然有主有主方是中虛蓋虛非空也渾乎其主也主非實也宰乎其虛也此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

所謂齊家章

之其所親愛而辟所字卽上章有所之所辟則放

辟邪侈不特醞釀於心而且發露於外矣如唐玄宗親愛太真甚至賜祿山爲兒諸姊妹燕見無時楊國忠爲相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豈知其醜聲外播而竊弄國柄乎故曰好而知其惡者天下鮮矣如此家何由齊乎此是誠意以後好善惡惡亦甚分明但既誠意而不密察此心之存否則欲動情勝始也不過毫釐之差究也至於千里之謬雖誠意是人鬼閑而人中有鬼鬼中有人所以不可時刻放過也蓋意念直通事爲之極無欺直究功

析理編

卷之一

十六

用之全非區區一念之萌而已○人莫知其子之惡二句是總承好惡不分項此亦未見有害但如此用情其害有不可言者古今家之不齊天下與國之不平治都是此病奪嫡立庶禍祖拒父寵妾棄妻誰不由此辟而起哉辟則本於情之不慎故曰有國者不可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此辟字正是這箇辟字家之不齊不至於爲天下僂不已也○天子以宮闈爲閨門以宗藩爲族屬若夫天下爲家之說又是一義

所謂治國章

首二節言國家本一理而不假強爲次一節言齊家便能治國後一節引堯舜以決之末復反覆以咏嘆其意又細分之家不可教句是反言國之必本於家不出家句是正言齊之自能以治孝弟慈三句是推齊家所以能治國之理康誥節又言機之不假強爲也惟不假強爲故我能觸彼能應而齊則自治矣此舉慈之一端以該孝弟蓋孝弟慈總是一心有則俱有無則俱無非如朱子所謂舉

析理編

卷之一

十七

其細則大可知豈有孝弟慈而可以分大小也仁讓只是孝弟慈所謂油然而親秩然禮也貪矣是不孝不弟不慈之極桀紂以之仁恕是孝弟慈之極堯舜以之必引堯舜桀紂者無微不信也曰治國在齊家已結一章之意矣末復三引詩者咏嘆淫佚使人感發而興起也然有序焉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而已由此觀之國本於家家本於身身本於心心一恕而孝弟慈之化行於身及於家通於國隨取隨足捷於影響者也○孝弟慈便是忠使

人興孝弟慈便是恕不必於三者之外另尋箇恕也孝弟慈只是教人以興孝興弟興慈不是教人以事君事長使衆其曰所以事君事長使衆只言家國之理本一非教人之事也機是教之發動緊切處非教之外又有一機所令反所好者只緣桀紂雖不仁未便以不仁令民好字便如忠字令民多有不從心而出者不忠則不恕不恕何能令民不從起於不喻喻則從而興矣興起聽從自有箇機括非人所能強以心感心只在頃刻而已○堯

折衷編

卷之一

十八

舜帥天下亦是由宮闈而邦畿非陡然及於天下曰天下則國可知矣帥字便是教字從則興而治矣引及桀紂亦以見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之徵也故曰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曰不可非人之不從實已不能帥也不能帥而何望人之從乎前後緊緊縮結足見傳者心思之密

所謂平天下章

此章分四段看第一段言平天下在絜矩因明絜矩之義以及其得失也第二段言絜矩在理財而

理財莫先於務本因及乎理財之得失也第三段言絜矩在用人而用人莫先於得用人之人其曰忠信驕泰則總用人理財而兼頂之也蓋絜矩正是大道忠信便是公好惡驕泰便是不公好惡豈有不公好惡而能得大道者乎章內三言得失俱重失一邊吃緊處在勉人以不可不得也第四段承大道而言雖不可內亦不可不理生之卽以理之但不宜專利於己耳此是足外本內末之意○

折衷編

卷之一

十九

平天下只是公好惡絜矩者公好惡之名目理財用人者公好惡之事件此皆實心爲民不適己以自便者所爲其得失已自了然末復曰忠信驕泰者申之也前邊止言聚財之禍而不言散財之效故末復以效言之見民之財卽君之財散固所以爲聚也前邊止言妨賢之害而不言小人之禍故末復以禍言之見小人之禍甚於妨賢善乃所謂不善也總是丁寧反覆非二義也○孝弟慈便是明德興孝興弟興慈便是明明德於天下但此民于且以國人言緣承上章而起此章語意自如此

且於是以字有呼應上老老三句專以感化言絜矩則有處之之術矣絜矩不是虛以此心絜便有政事以絜之故曰道道者絜之法也如所惡弗施則施者皆民所好非政事而何所施既合民之好惡則吾之好惡已無不通於民非所謂以心而絜之於民耶此已是好惡之得下特引詩以申其意耳引詩便見好惡之能慎了蓋以我之心度人之心體體貼貼細詳細察何敢自任已意豈不是慎慎則道得民得而國亦得不慎則辟豈但不能爲民父母且羣起而僂之矣僂則道失民失而國亦失豈不可畏哉故復引殷監以結之平天下之道盡於此矣乃復分理財用人以衍其意令人可下手耳○胡雲峯謂樂只三節就好惡言絜矩不知通章俱以好惡言也又言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不知通一部大學俱言好惡也又言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已者修身章是推以好惡在人者平天下章又推以好惡天下者不知誠意雖在自家一念然亦有箇好惡的事件修身雖在人然必

起於自家之一念平天下雖推之天下然天下亦人也亦必從一念起豈可分哉又言誠意章主慎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此章主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不知惟誠斯公惟公必誠豈判然分而爲二哉又言修身章言不能慎獨則好惡辟不足以齊家此章言不能絜矩則好惡辟不足以平天下不知不能絜矩者必起於不慎獨不能齊家者必至於不能平天下又豈分而爲二哉訓詁之談支離可笑此大學所以不明也○一部大學只新經編 卷之一 是公好惡公好惡只是絜矩但前九章零碎公好惡且不說出好惡名色第十章是籠統公好惡籠統則人衆矣逐事逐物一人便公不盡所以立箇絜矩名色也絜矩者盡天下而公好惡也以前九章隨一家一國而絜矩也其名異而實則同不可不察○慎字承不可不慎來有國之所當慎者多而最先者尤在乎德德卽所謂明德慎之只在格致誠正修格致誠正修總不外一箇公好惡公好惡外更無慎德而此曰先者先乎財利也有德而

人土財用因之可見有本末矣本乃治之本末乃治之末不是以財爲德末而德乃財本也外本內末只是專貨財而不能公好惡之意如此則民亦自專其好而不就其惡焉得不爭奪乎然而聚散相倚故曰悖入悖出其理然也非特民心失而不得天命亦因之下二節俱明不外本而內未集註自明或問謂後二節結上文以起下者非也○胡雲峯謂先慎六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在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不知公好惡正是絜矩理財又是公好惡內一事何得如此分析耶豈以理財用人而獨非公好惡耶○首節是舉容賢利國之臣以示當好又舉妨賢病國之臣以示當惡非謂大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也惟仁人節是用絜矩以立好惡之極見賢不能舉節是好惡不當人心非能絜矩者也奸人所惡節是好惡拂人之心不能絜矩之甚者也灾必逮身則失民失國失天命又不待言矣此以用人而言能絜矩與不能

者之得失不待引言而意已了然觀理財一邊而可以類推者也楚書二節截在理財末不必說起下文以滋煩擾○君子有大道節兼理財用人而雙頂之道即絜矩之道道而曰大以其能整齊六合也忠信只是實心實心絜矩便得絜矩驕泰者侈肆之極徇己私而無心體恤人情安能得絜矩哉舊說謂我不能孝而安能使人孝者非是○忠信者誠也是自慊之極驕泰者妄也是自欺之極忠信得而驕泰失是以戒自欺而求自慊也正與新理備
○大抵人君只漁獵其民未嘗教民生財所以民貧而國亦貧故此說生財有大道不必內末如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何等正大雖未嘗妄取於民而民自足民足則民財皆君財也孰與不足上下俱足豈不恒足乎此是仁者之道何事不可爲故曰